

歌仔戲劇本

芙蓉屏

【劇情大綱】

富家公子崔俊臣金榜題名、派任永嘉縣令，上任途中卻遇水賊，僕婢被殺、其妻王氏被俘，崔俊臣因通水性而死裡逃生。

王氏先假意服從水賊，再趁機逃脫至白衣庵剃度藏匿，法號「慧淨」。某日有信徒佈施一幅芙蓉屏給白衣庵，慧淨認出是船上被洗劫之物，以為恩愛夫妻已天人永隔，故於畫上題詩抒詠悲懷。退休御史高盛堂偶然見到芙蓉屏，問出慧淨冤情、感其身世收為義女；之後又因緣際會而收留崔俊臣，崔俊臣在高府見到芙蓉屏不禁潸然淚下。

在高盛堂協助下，官兵搜查賊窟、找回崔家失物，卻不見王氏下落，令崔俊臣心急如焚；高盛堂故意試探、提出要將愛女許配給崔俊臣，被崔俊臣嚴詞拒絕。高公得知崔氏夫妻情比金堅，故讓崔氏夫妻重逢、再續前緣。

【場景說明】

第一場：遇劫

崔俊臣上任途中誤上賊船，遭水賊集團洗劫，僕婢被殺、其妻王淑英被俘，崔俊臣哀求水賊讓他跳水自盡以求全屍。

第二場：題畫

淑英假意服從水賊，伺機逃脫至白衣庵剃度隱匿，法號慧淨。某日有信眾捐贈一幅芙蓉屏給白衣庵，慧淨認出是遭水賊洗劫之物，於畫上題詩抒詠悲懷。退休御史高盛堂偶然讀到詩文，認為芙蓉屏中必藏有冤情，主動查訪後感其身世、將淑英收為義女。

第三場：見畫

崔俊臣因通水性而死裡逃生，但身無分文、流落街頭賣字。高盛堂惜才，將其收留在府中擔任文書工作，崔俊臣在高府見到芙蓉屏，不禁潸然淚下。

第四場：試女

高盛堂夫妻故意試探淑英，勸她留髮再嫁，被淑英嚴詞拒絕。高夫人擔心淑英個性節烈會自殺殉夫，趕緊告知已經查訪到崔俊臣下落，夫妻團圓有期，淑英才答應留髮改裝，以待夫妻相見之日。

第五場：施壓

高盛堂由淑英之處打聽到顧阿秀這條線索，但因已退休致仕，無權指揮官兵，故設計施壓，讓薛縣令願意主動查案。

第六場：巧計

顧阿秀遭官兵跟蹤、擔心東窗事發而疑神疑鬼，崔俊臣趁機騙回自己的敕牒派令。薛縣令也率領官兵搜查賊窟，找回崔家失物，然而淑英仍下落不明、令崔俊臣憂心如焚。

第七場：團圓

崔俊臣找回派令、順利赴任後，專程回轉高家拜謝大恩；高盛堂設宴款待崔俊臣，並故意提出要將愛女許配崔俊臣，被崔俊臣嚴詞拒絕；高公知崔氏夫妻情比金堅，故讓二人重逢，崔氏夫妻歷盡艱辛後終能團圓。

【人物說明】（依出場順序）

崔俊臣：富家子弟，頗有才學但心高氣傲、擅長詩文書畫、兼通儒道之學。

王淑英：崔俊臣之妻，貌美有才，聰敏謹慎。出家後法號「慧淨」。

顧阿秀：中年船夫，外表忠厚，實為水賊集團的首腦，個性殘酷多疑。

明 空：白衣庵住持，純樸善良。

高盛堂：原任御史大人，現已告老還鄉，深諳官場百態，個性內斂圓融。

高夫人：高盛堂之妻，溫柔慈善。

薛子敬：蘇州縣令，個性勢利，驕傲自負。

張 龍：蘇州縣衙的衙役。

龍 套：眾船夫、眾水賊、崔家婢女、眾百姓、眾衙役、高家婢女。

（※本劇之唱詞韻腳均參考「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網站」選字）

第一場 遇劫

場 景：船上

人 物：崔俊臣、王淑英、顧阿秀、崔家婢女、眾船夫、眾水賊

（※開場時中幕降，眾船夫攜槳各乘小舟上）

眾船夫：**【合唱】**萬頃碧波映天光，蘆花渡口春意濃，
輕舟飄悠翻白浪，回首已見夕陽紅。

（△眾船夫下）

（▲中幕升。崔俊臣手拿書卷、倚桅欄欣賞江上美景）

崔俊臣：**【唱】**世代書香好門庭，讀遍四書與五經，
縱情丹青逍遙性，也愛玄理與三清。
一舉登科得功名，攜眷舉家江南行，
派任縣令奉聖命，趁風揚帆蘭舟輕。

（△王淑英手執披風上。）

王淑英：**【唱】**隨君赴任行匆匆，萬里煙波渺茫茫，
出門在外須提防，凡事謹慎才應當。

（△淑英將披風披在俊臣肩上）

王淑英：**【唱】**二月猶是春寒時，勸君保重多添衣，

崔俊臣：**【接唱】**夫妻恩愛好情意，同賞春光最旖旎。

（△俊臣將淑英擁入懷中）

王淑英：（嬌羞掙脫）別這樣，若是被別人看到，多不好意思啊。

崔俊臣：這江湖之上煙波茫茫，哪會有人來偷看？

王淑英：這船上還有家僕和船家來來去去呢！相公啊，

【唱】朝廷命官重禮儀，勸你舉止要合宜，
切莫忘形失規矩，貽笑大方損官威。

崔俊臣：娘子啊，

【唱】功名富貴如雲煙，只求琴瑟永和絃，
夫妻情比金石堅，只羨鴛鴦不羨仙。

王淑英：相公，你的仕途才剛要開始，怎麼可以說出「功名富貴如雲煙」這種沒志氣的話呢！

【唱】縣令雖是七品官【kuan】，卻保護一方的治安，
經世濟民做完滿，功德無量高如山。

崔俊臣：娘子，我崔家在山西一帶富甲一方，其實我對做官根本就沒興趣，會去考取功名，只是為了完成爹娘的遺願。而且縣令這個工作啊！

【唱】案牘勞形麻煩又無聊，何必為了五斗米折腰，
不如辭官煙波垂釣，夫妻相隨樂逍遙。

王淑英：相公，人說「作官是良心事業」，要盡忠職守，才能無愧朝廷與百姓。我一向敬重相公，沒想到你還未真的當官，態度就如此輕浮，我對你實在是太失望了！

崔俊臣：娘子，為夫方才只是戲言，你不要生氣嘛！為夫向你賠罪就是囉。

王淑英：相公，你身為縣令，

【唱】百姓的幸福都交在你，豈能輕狂無作為，
為官責任你當作兒戲，上蒼若知情必然教示你。（△教示【kà-sī】：教訓）

崔俊臣：好好好，只要娘子你不生氣，上蒼要怎麼教示我都沒關係。（顧左右而言他）對了，你不是有一幅芙蓉屏還沒畫完，不如趁此月白風清之時，你我共筆完成，如何？

王淑英：（點頭）嗯！（取出畫軸掛上，畫中繪一朵含苞芙蓉）這幾天風浪很大，難以下筆，這幅芙蓉屏畫了好幾天，才畫完一半而已！

崔俊臣：（觀賞）妙啊！

【唱】花葉相映雨初晴，絕俗遺世獨娉婷，
不染凡塵甘露淨，紙上猶聞碧玉香【hióng】。

（白）畫的妙，畫的好，只可惜……

王淑英：可惜什麼？

崔俊臣：娘子啊！

【唱】香蕊含苞栩栩如生，只嘆形單影孤零，
為夫揮毫來添丹青，（提筆作畫、再添一朵盛開的芙蓉）
畫出一幀並蒂芙蓉。

(白) 娘子你看

【唱】並蒂芙蓉兩相依，好比你我連理枝，

王淑英：(點頭讚許，再提筆添上幾朵荷葉)

【唱】再添蓮葉團圓意，咱今生今世不分離。

崔俊臣：太好了，有此佳作，豈能無酒，來人啊～

(婢女上)：公子有何吩咐！

崔俊臣：快去準備酒菜，今夜我要與夫人開懷暢飲！

婢女：是。(下)

王淑英：相公，咱出門在外，酒還是別喝比較好。

崔俊臣：這有什麼要緊呢？！我聽船家說，今天咱們的船已經進入蘇州地界，明天中午下船換車，兩日後就能到溫州的永嘉縣了。

王淑英：相公，我聽說太湖一帶有水賊，我們出門在外，還是小心一點吧！

崔俊臣：水賊？哈哈，娘子，這太平盛世、光天化日之下怎麼可能有水賊呢？！

(呼喚) 船家、船家！

(△顧阿秀上)

顧阿秀：公子，你叫我，敢是有什麼事情要吩咐？

崔俊臣：請問船家貴姓？

顧阿秀：(偷看淑英，因淑英的美貌而看呆了)……

崔俊臣：(提高音量) 船家，請問你貴姓？

顧阿秀：喔喔……我姓顧！

崔俊臣：喔，原來是顧大哥，請問你行船多久了？

顧阿秀：公子啊，我家三代都是做這途，我自小就跟我阿爸學駛船，算起來也有三四十年了！

崔俊臣：那你可有遇過水賊？

顧阿秀：我家的船專門行蘇州、杭州的水路，這附近的客商很多，每天都有船隻來來去去，官府也時常來巡察，所以很太平，我駛船這麼多年，從來沒遇過水賊。

崔俊臣：娘子，你聽到了吧！顧大哥對這附近的情形最清楚，他都這麼說了，你就不要風聲嘮影，自己嚇自己。

王淑英：這……(仍有點不放心)。

顧阿秀：公子若無其他的吩咐，我就先下去忙了！

崔俊臣：（掏出銀兩打賞）有勞你了！

顧阿秀：（歡喜）多謝公子！多謝公子！（見財轉惡念）公子啊，咱們現在停在碼頭邊，附近都是大船，這麼多人來來去去，不但吵鬧、氣味也不好；既然公子對我這麼慷慨，我就偷偷跟你講，其實這附近有個比較清靜的好地方，不如將船移過去，公子和夫人今天晚上就可以睡得比較舒適。

崔俊臣：太好……

王淑英：（打斷）相公，這附近雖然吵鬧，不過人多的地方總是比較安全，我覺得我們還是留在此地就好。

崔俊臣：這嘛……

顧阿秀：公子、夫人，不然我先將船移過去讓你們看環境，若是你們覺得不滿意，我再負責將船駛回來這裡，公子覺得如何？

崔俊臣：娘子，顧大哥是一片好意，我們就先移過去看看，若是不喜歡，再移回來就是了。

王淑英：（勉強同意）嗯，就有勞船家了！

顧阿秀：是是是，小人馬上來去移船。（顧阿秀下）

（△崔家婢女端上酒菜，一旁伺候）

崔俊臣：（倒酒）咦？梅香，我不是跟你講過，若要喝這罈陳年的狀元紅，一定要搭配那套琉璃金杯，你怎麼隨隨便便拿兩個茶杯來呢？實在是太不用心了！還不快去把那套金杯取來。

婢女：是。

王淑英：（對丫環）且慢！（對俊臣）相公，人講「錢白心肝黑」，咱們出門在外、凡事都要小心；那些金銀器皿和貴重物品我都鎖在箱子內，若依妾身之見，還是不要拿出來比較好。還有，方才你一出手，就賞船家二兩白銀，咱們明明已經付過船資了、你還賞他這麼多，難道你不怕船家看我們環境好、起歹心嗎？

崔俊臣：娘子，你又多慮了！我看那個船家是個古意人，一路上都替我們安排的很舒適，所以我才賞他一些銀兩。方才他也說這附近很安全，今夜月明風清、景致如畫，你我對此良辰美景，就應該舉金杯邀明月，開懷暢飲才對啊！

王淑英：這……（為難），妾身以為還是用這茶杯就好……

崔俊臣：梅香，還不去將金杯取來！

（婢女看淑英臉色，不敢去拿）

崔俊臣：好好好，你不敢拿，我就自己去拿（取鎖開箱取出一套金銀酒器，倒酒），

來來來，娘子，我敬你……（△夫妻對飲）

（△顧阿秀率眾水賊執刀斧潛上）

水賊甲：大哥，你可有看詳細？裡面那個真的是有錢人嗎？

顧阿秀：你不會自己看，他桌上那套純金酒器至少也值兩三百兩銀子，加上箱子裡其他的金銀財寶，這攤買賣若做下去，咱就可以飽飽吃到後世人。

水賊甲、乙（偷窺）：這個好、這個好，果然是有錢人。

（水賊丙上）：大哥，我已經將船移到蘆花塢內，此地偏僻、四下無人，正是下手的好時機。

顧阿秀：好！眾兄弟，隨我來！

眾水賊：（踹開艙門）殺～～

【幕後合唱】水賊凶狂虎狼性，

崔家眾人【合唱】：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崔俊臣【唱】：願獻家財換性命，只求饒我夫妻與家丁。

顧阿秀：哈哈，錢～我也要愛【ài】，人～我也要剝【thài】！

（△顧阿秀率眾水賊殺死崔家婢女、水賊甲擄獲崔俊臣、水賊乙擄獲王淑英；水賊丙舉刀欲殺淑英，被顧阿秀舉刀擋掉）

顧阿秀：你想要做什麼？

水賊丙：大哥，你剛才不是說全部都要殺？

顧阿秀：（給水賊丙狠狠一巴掌）哼！這個女人我要了，你們誰也不準對她出手！

眾水賊：是是是！

顧阿秀：（輕薄摸了淑英的臉）美人啊，我對你有救命之恩，你以後可要乖乖做我的壓寨夫人喔！

王淑英：你～（又生氣、又驚恐，急怒攻心而昏厥。）

顧阿秀：還不快將我的美人押下去。

水賊乙：遵命！（將淑英押下台）

崔俊臣：(跪地求饒)各位大王啊！

【唱】可憐我文弱一書生，留我全屍請同情，
今日若注定要喪命，我自願投江赴幽冥。

顧阿秀：哈哈！本大王我也是個知恩圖報的人，看在你方才賞我二兩銀子的份上，我就大發慈悲，留你一個全屍吧。(一腳把崔俊臣踹倒)

(△崔俊臣發抖。在眾水賊逼迫下投江自盡)

【幕後合唱】啊~~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分飛，
芙蓉屏上染血淚，別鳳離鸞何時歸？

(▲燈暗。第一場結束)

第二場：題畫

場 景：白衣庵書齋

出場人物：明空、慧淨（王淑英）、高盛堂、高夫人。

（△明空手執畫軸上）

明 空：**【唱】**久居山林愛幽靜，捨離貪嗔苦修行，
誠心積善功果證，終年梵音伴青燈。

（白）阿彌陀佛！貧尼明空，乃是這白衣庵的庵主，我自幼家貧、被父母送來庵中出家。山林之中歲月悠悠，自從我的師父往生之後，就只剩我一人在此修行，心中也未免有寂寞之感；幸好半年之前收了一個徒弟、法號「慧淨」。聽她說她本是大戶人家的小妾，因為夫人惡毒，老爺一過身就將她趕出家門，她無處容身，只好來到小庵自願出家。貧尼同情她的身世、又看她舉止端莊，所以收她為徒與我作伴。這個慧淨徒兒雖然沉默寡言、個性孤僻，但是聰明謹慎、又能讀書識字，這半年來，她替我處理庵中的事務、樁樁件件都安排得很周全，連小庵的香火也慢慢興旺起來。今日又有貴客要光臨小庵，不如叫出徒兒，要她幫忙布置書齋。（喊）慧淨何在？

（△慧淨女尼扮相上）

慧 淨：**【唱】**劫後餘生猶心驚，前塵如夢嘆飄零，
編造身世隱名姓，落髮藏身尼庵中。
杜鵑啼血聲哀悲，難撥雲霧見青天**【thinn】**，
日夜佛前求保庇，沉冤能有昭雪時。

（白）拜見師父，不知師父呼喚徒兒，有何吩咐？

明 空：高大人夫妻今日要來庵中參拜，這位高大人為官廉明，百姓都稱他是「高青天」，現在告老還鄉，常常出來遊山玩水。聽說他最愛欣賞書畫墨寶，最近庵中剛好得到一幅丹青，你就替為師將這幅圖掛起來，等會兒可以請高大人替我們鑑賞。

慧 淨：徒兒遵命。（接過畫軸，展開後發現竟是芙蓉屏，大驚失色）芙蓉屏！

【唱】一見此圖心暗驚，庵中竟見芙蓉屏，
莫非賊人現蹤影，我滿腹疑雲問分明。（故作鎮靜）

(白) 師父！

【唱】此畫來歷你可知？

明 空：**【唱】**本縣善士來佈施。

慧 淨：**【唱】**那位施主姓什麼？

明 空：**【唱】**姓顧、阿秀是他的名字。

慧 淨：姓顧！（咬牙切齒）難道就是他？！（又擠出微笑）徒兒看這幅圖
畫的真好，莫非這位顧施主是一位書香世家的文人雅士？

明 空：不是不是！你猜錯了。

【唱】這位施主目不識丁，本是行船來營生**【sing】**，

聽說伊最近財運興**【hing】**，買厝買地還搬入縣城**【sîng】**。

(白) 若說起這個顧阿秀啊～

【唱】前日為師化緣去個兜，(△個兜**【in-tau】**：他家)

伊有錢卻凍霜、精得若猴，(△凍霜**【tàng-sng】**：吝嗇)

我有嘴講甲無瀾講透透，(△瀾**【nuā】**：口水)

伊毋甘開錢、只肯佈施這張紙頭。(△毋甘開錢：捨不得花錢)

慧 淨：原來如此。

明 空：貴客馬上就要到了，為師先到大門口去迎接，這幅圖就交給你囉。

慧 淨：徒兒遵命。

明 空：阿彌陀佛。(下)

慧 淨：(掛起芙蓉屏，不覺潸然淚下)芙蓉屏啊芙蓉屏！（研墨題字於芙蓉屏上）

【唱】畫屏依舊，我未語淚先流，

並蒂芙蓉難耐霜秋，

繁華易逝難長久，物在人非萬事休。

畫中芙蓉芳姿嬌，伊人當時親手描，

如今蕊乾蓮心苦，花凋根朽恨難消。

黯然憔悴有誰憐？泣血譜成斷腸篇，

天人永隔難相見，佛前盼結來生緣！（淚如雨下，收拾筆墨，下。）

明空（幕後）：高大人、高夫人請！

(△明空捧茶盤引高氏夫妻上，明空奉茶)

明 空：大人、夫人，請您們先在這裡休息片刻，貧尼來去安排素齋！

高盛堂：有勞師父了！

明 空：阿彌陀佛。(下)

高盛堂：(被芙蓉屏吸引，細讀其文字) 唉呀！夫人你快來看！

高夫人：老爺，莫非你又發現什麼名家墨寶了嗎？

高盛堂：雖然不是名家墨寶，但是這畫中的詩文卻是令人掛懷啊！

高夫人：令人掛懷？(好奇看畫)「如今蕊乾蓮心苦，花凋根朽恨難消」，唉呀，這尼庵之中怎麼會有這麼悲情的詩文，不知是何人所寫？

高盛堂：夫人，我覺得這詩文不只令人痛心，其中好像還隱藏一段很深的冤情。

高夫人：看起來，是老爺你愛查案的舊症頭又發作了！既然你已經告老還鄉，不如就安心遊山玩水，別再想東想西了！

高盛堂：夫人，你此言差矣啊！

【唱】一日為官終生為官，食君俸祿怎能尸位素餐？

若是百姓有冤有怨，我豈能袖手來旁觀。

高夫人：老爺說的有理，既然老爺有心要查訪，不妨先向庵主探聽這首詩是何人所寫，然後再作打算。

高盛堂：就依夫人之見。

(明空上)：大人、夫人，素齋已經準備好了，請隨貧尼到前廳用膳！

高盛堂：請問師父，這幅圖是何人所畫？

明 空：阿彌陀佛，這幅圖是本縣的善士所佈施，但貧尼並不知是何人所畫。

高盛堂：那這幅圖上面的詩文又是何人所題？

明 空：詩文？(仔細看畫，自言自語) 咦？不對啊？方才我將這幅畫交給慧淨之時，畫中並無詩文啊！(回稟) 稟大人，這幅圖本來是有畫無詩，圖中的詩文，可能是小徒慧淨所題。

高夫人：既是如此，可否請出這位小師父與老身見一面。

明 空：難道是這首詩寫得不好，惹夫人生氣？請夫人大人有大量，饒恕小徒。

高夫人：明空師父，你誤會了，老身最愛讀佛經，方才看這首詩文之中，處處都是佛理禪機，深感佩服，所以才想要當面向這位小師父請教，老身是一片誠心，請你一定要成全。(拿出一錠銀子放在明空手中)

明 空：這……（暗喜，收好銀子），我這個徒弟一向性情孤僻，不見外人，不過，既然夫人這麼誠心，我就來去叫看看。請夫人在此稍等。

（△明空下，領慧淨上）

慧 淨：貧尼慧淨，見過高大人、高夫人。

高夫人：小師父，這幅圖畫之上的詩文，可是你所寫的？

慧 淨：回稟夫人，確實是貧尼所題。

高夫人：喔！（與高大人互使眼色）明空師父，

明 空：貧尼在！

高夫人：我有一些佛經義理想要請教慧淨師父，你先出去，若沒叫你，你就不用進來侍候了。

明 空：這……（為難）

（△高夫人與高大人互使眼色，高大人拿出一袋銀兩交給明空）

高大人：師父，這是一點心意，請你在菩薩面前替我們添油香。

明 空：（惦惦銀兩分量，不覺眉開眼笑）多謝大人、多謝夫人。

高大人：夫人參禪之時最怕打擾，麻煩師父你交代下去，若無吩咐，任何人都
不准靠近這間書齋，以免打擾夫人參禪悟道。

明 空：是是是，貧尼遵命，貧尼親自去吩咐，保證沒人敢來打擾。

高大人：有勞師父了！

明 空：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歡天喜地下）

高夫人：慧淨師父。

慧 淨：貧尼在！

高夫人：**【唱】**我看你端莊好姿儀，必是良家好女兒，

為何青春好年紀，卻在這山村出家為尼？

慧 淨：我……（欲言又止，含淚）

高夫人：**【唱】**聽你口音不是本地人【làng】，看你詩文親像嫁過枉【ang】；

敢是蒼天來戲弄，夫妻相見已無望【bāng】？

慧 淨：……（流淚無言）

高夫人：你別怕，我們不是壞人。老爺他啊～

【唱】曾任御史廉潔公正，明察秋毫官聲清，

伊退休猶原雞婆性，

(白) 你若確實有冤情，

【唱】伊願意替你抱不平。

慧 淨：(哭) 小女子確實有冤情，大人、夫人容稟啊！

【唱】崔家媳婦我王淑英，話說從頭半年前，

廷婿金榜題名姓，全家歡喜樂盈盈。

隨夫上任永嘉郡，誰知歹運上賊船，

滅門手段太可恨，還逼我和賊頭來成婚。

我含羞忍辱假應允【ún】，條件是讓我悼念枉死的夫君，

一個月後再重披嫁衣脫孝裙，賊頭若不准、我就當場自盡做亡魂。

水賊慶功飲到醉醺醺，我趁機逃走連夜狂奔，

難辨東西受盡困頓，佳哉上蒼來庇、荒山之中見庵門。(△佳哉：幸好)

我唯恐水賊來尋仇，隱瞞身世被庵主收留，

歷此劫難萬事休，出家替亡夫冥福求。

高盛堂：你的身世確實令人同情！只是你為什麼要在這幅畫上題詩呢？

慧 淨：**【唱】**這芙蓉屏是阮夫妻來畫成，當初被劫在船中，

今日忽然現蹤影，物在人已非～我才題詩訴悲情。

高夫人：(拭淚) 實在是太可憐了，太可憐了！

慧 淨：(悲泣) 夫人～～

高夫人：別哭，別哭，我惜、我惜。老爺，現在事情你都已經瞭解了，接下來你
是要如何處理才好？

高盛堂：崔夫人，你可知水賊的名姓？

慧 淨：大人啊！

【唱】賊頭姓顧不知名，

高盛堂：**【唱】**賊首他生做啥面容？

慧 圓：**【唱】**一顆黑痣在他左眉頂，我願描圖像助緝凶。

(白) 大人啊，我聽庵主說～

【唱】此畫的施主也姓顧，本來也做行船這一途。

高盛堂：既然如此，待我暗中來查訪，

【唱】順藤摸瓜找線索，莫打草驚蛇被賊人脫逃。

慧 淨：（下跪）多謝高大人！大人若能擒拿賊人替我亡夫報仇，我來生願為犬馬，以報大恩。

高夫人：別這樣，你先起來！（扶起）你以後有何打算？

慧 淨：**【唱】我家破人亡遭不幸，只求伴佛度殘生。**

高夫人：這怎麼可以呢？

【接唱】你是名門千金女【li】，長伴青燈不相宜。

敬你貞淑守節義，我常嘆膝下沒女兒，

與你投緣你若願意，收為義女常伴身邊【pinn】。

慧 淨：這……

高盛堂：夫人說的有理，你若是可以用義女的身分留在高府，我查案之時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向你請教。這確實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好方法。

慧 淨：多謝大人、夫人的美意，只是……，明空師父對我有收留之恩，我之前為了怕水賊會來抓人，故意隱瞞身世、騙師父我是崔家小妾、因為被趕出家門無處可去、所以自願出家。這半年來，若不是明空師父好心收留，我也不可能苟活至今。現在，我真不知道要如何開口、請師父讓我離開白衣庵！

高夫人：這有何難？就由我出面去向庵主說：「老身愛讀佛經，只恨無人指點；今日與慧淨師父談論佛理、非常投緣，希望可以將慧淨師父接到高府供養，隨時請教」，這樣就可以合情合理將你接回府中，你覺得如何？

慧 淨：（拜謝）多謝夫人。

高夫人：嗯？現在還叫我「夫人」？

慧 淨：（恍然大悟）多謝義父、義母！

高氏夫妻：（扶起）哈哈！這樣才對。

（▲燈暗。第二場結束）

第三場：見畫

場 景：高府書房

出場人物：崔俊臣、薛子敬、高盛堂、眾百姓。

（※開場時中幕降，舞台左側有一字畫攤）

（△燈亮時，崔俊臣衣衫襤褸、在字畫攤上寫對聯）

崔俊臣：**【唱】**新官赴任喜洋洋，卻遇惡徒來逞凶，
險遭殺害喪性命，幸通水性得逃生。
淑英落在賊人手，生死未卜我常掛憂，
淞落異鄉清風兩袖，街頭賣字滿面羞。

（白）在下崔俊臣，上任途中不幸誤上賊船，家僕被殺、妻子被賊人劫走，我也被逼跳水自盡，幸好我略通水性，才能死裡逃生。但是落水之後身無分文、只好典當身上衣衫作路費，千辛萬苦來到蘇州城內要告官，怎奈是家產和文書證件都在船上，無法證明自己身分、也無錢打點官府，半年來我一再到蘇州縣衙喊冤陳情，都被無情驅趕。現在只能住在廟內暫時棲身，廟公也好心借我紙筆，讓我在街頭擺攤賣字，才能勉強度日。（嘆氣）唉，想不到我崔俊臣也有今日啊！

【唱】書香世家富貴兒，民間疾苦全不知【ti】；

如今貧寒過日子，受盡冷眼與枵【iau】飢。（黯然神傷，繼續寫對聯）

（幕後白）：閒人閃避，縣令大人來了！

（△薛子敬執馬鞭上）

薛子敬：**【唱】**過府議事奉師命，快馬加鞭匆匆行，

（白）唉呀！

【唱】馬兒受驚發兇性，

（△馬兒忽然失控，撞倒崔俊臣的字畫攤，崔俊臣亦被撞倒在地）

崔俊臣：唉唷！

薛子敬：**【唱】**撞到一個窮書生。

（△崔俊臣起身拾撿散落一地的字畫）

薛子敬：大膽刁民，為何阻擋本官去路、還驚嚇到本官的愛駒！

崔俊臣：我在此擺攤賣字，你騎馬來撞到我，不但沒關心我有沒有受傷，反倒「拍人喝救人（【Phah lāng huah kiù-lāng】惡人先告狀）」，難道做官的人就可以顛倒是非、目無王法嗎？

薛子敬：大膽刁民，竟敢侮辱本官，難道你不怕本官將你抓起來治罪嗎？

崔俊臣：（怒極反笑）哈哈，我已經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你若是肯將我關起來，讓我吃免錢的牢飯，我還要感謝你呢！你抓啊，拜託你快將我抓起來，哈哈！

薛子敬：你！你這個瘋子！

（△百姓圍觀鼓譟）

（△高盛堂上）

高盛堂：何人在我府外吵吵鬧鬧？

薛子敬：拜見恩師。

高盛堂：子敬，我請你過府議事，你為何在我府外喧嘩？

薛子敬：啟稟恩師，門生的馬匹受到驚嚇，撞到這個人的攤子，他就一直對我糾纏不休，所以門生正在與他理論……

高盛堂：（觀察狀況）子敬，既然是你撞倒人家的攤子，為師認為是你理虧在先，你應該要賠償這位公子的損失才對啊。

薛子敬：（不甘願地拿出一塊碎銀丟地上）今天算你運氣好，拿去！

崔俊臣：（傲氣無視）哼，我才不稀罕你的錢！（繼續收拾攤位）

（△高盛堂幫忙拾起一張字畫，見字畫寫得好，心生惜才之意）

高盛堂：請問公子貴姓，這些字畫都是你畫的嗎？

崔俊臣：在下姓崔，這些字畫都是在下親筆所畫。

高盛堂：崔公子，這張字畫你想要賣多少錢？

崔俊臣：大人，這張字畫已經髒了，不值錢了。

高盛堂：真可惜，這張字畫寫得很好，老夫實在是有意要買，（思考）啊，不如你到老夫府中再重寫一幅賣我，不知你意下如何？

崔俊臣：大人盛情，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高盛堂：好好好，你們兩個都跟我來。

（△圍觀百姓下。高盛堂領崔、薛二人下）

（△中幕升。布景為高府書房。高盛堂領崔、薛二人上）

高盛堂：兩位請。崔公子，這書房內的文房四寶請你隨意使用。

崔俊臣：多謝大人。（磨墨下筆）

【唱】 運筆如飛流水行雲，雪浪紙上龍蛇奔，（呈給高盛堂）

高盛堂：（欣賞讚許）嗯，寫得妙，寫得好！

【唱】 清靈俊逸好神韻，宛如再世王右軍。

（崔俊臣得意一笑）

薛子敬：（吃醋）少年仔，我的恩師是同情你才稱讚你幾句，你不要囂俳到尾椎都翹起來喔。

崔俊臣：（氣）你……

薛子敬：就算字寫得好又怎樣，你堂堂一個七尺男兒、不思為官報效朝廷，只能在街頭賣字，也沒什麼了不起。

崔俊臣：（負氣）大人，在下告辭了，多謝大人賞識，這幅字畫就送給大人吧！

高盛堂：且慢！（攔下）崔公子，

【唱】 你雖然襤褸穿破衣，卻風度雍容好姿儀，
勸你落魄莫失志，日後亨通必有期。

崔俊臣：大人，

【唱】 我也曾得意好風光，只因遭難家破人亡，

高盛堂：喔？你有冤情？既然如此，我向你介紹，這位正是蘇州城的縣令薛大人。

【接唱】 你有冤可以對伊講，

崔俊臣：（端詳，咬牙切齒）你……原來你就是蘇州城的縣令薛大人……，

薛子敬：（得意）正是。

崔俊臣：（怒極狂笑）哈哈哈哈哈，原來你就是那個……

【接唱】 愧對百姓的飯袋酒囊！

薛子敬：（怒）大膽！（對高盛堂）恩師，這個人實在太放肆，竟然敢侮辱我這個朝廷命官，請恩師下令將他趕出去。

高盛堂：子敬，你年輕氣盛，這個脾氣若不改，以後在官場會很吃虧！嗯，為師還有幾句話想要請教崔公子，你先回去吧！

薛子敬：（驚訝）恩師，你……你竟然為了這個狂徒叫我走？

高盛堂：你一向公務繁忙，為師是怕會耽誤了你寶貴的時間，我看，你還是先回去吧！

薛子敬：(又氣又惱)門生遵命！門生告辭。(狠狠瞪崔一眼)哼！(拂袖、下台)

高盛堂：崔公子，薛縣令是我的門生，方才他對你無禮，算起來也是我教導無方，老夫替他向你賠罪，請你見諒。

崔俊臣：大人太客氣了，在下不敢受此大禮。

高盛堂：崔公子，你對薛縣令好像很不滿，請問你對他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可否說出來，由老夫替你們排解。

崔俊臣：哼！這個薛縣令身為朝廷命官，卻放任水賊危害百姓，他愧對朝廷、愧對百姓，根本就沒資格當官！

高盛堂：你說他「放任水賊危害百姓」，可有什麼證據嗎？

崔俊臣：證據？！（苦笑）哈哈，我崔俊臣就是薛大人他「放任水賊作亂」的苦主啊！大人啊～

【唱】我受封永嘉的縣令，堂堂命官列朝廷，
赴任卻遇賊險喪命，財產和證件都失落在船中。
我千辛萬苦去告官【kuan】，卻無錢打點受刁難，
報案已半年都沒人管，水賊逍遙我含冤。
悽慘落魄到這地步，流落街頭在姑蘇，
都怪昏官將我誤！窮途末路歎奈何。

高盛堂：(狐疑)他說他姓崔、也是上任途中被水賊所害？莫非他正是淑英孩兒的夫婿……。唉呀！這世上怎會有如此巧合之事呢？(計上心頭)嗯…，不如……(對崔俊臣)崔公子，這件事情我已經瞭解了，薛縣令的態度確實是有違為官之道，老夫會找機會點醒他，要他積極搜捕水賊，早日找回你被劫走的物件；若是能夠找回朝廷文書、證明你的身份，你就能夠順利到永嘉上任了。這段等待的時間，你若是不嫌棄，不妨暫時留在我的府中，替老夫處理文書信件，也免得再受顛沛流離之苦。不知你意下如何？

崔俊臣：(喜)多謝大人，素昧平生，卻對在下卻恩同再造，在下感激不盡！

高盛堂：好好！你若同意就好！對了，老夫前日得到一幅未落款的丹青，你既然精通書畫，就替老夫鑑賞看看，如何？（取出芙蓉屏畫軸）

崔俊臣：是。（展開畫軸）唉呀！芙蓉屏！！

【唱】一見此圖淚闌珊，

高盛堂：**【接唱】為何激動淚不乾？**

崔俊臣：大人啊！

【唱】我妻當日也遇難，能題詩可見還在人間！

高盛堂：（明知故問）崔公子何出此言？難道你知道這幅圖的來歷？

崔俊臣：大人！這幅芙蓉屏是我們夫妻在船上之時一起畫成的啊！

【唱】那日遇劫兩離分，畫上尚未題詩文，

現在見伊親筆寫幽恨，伊人何在我心急如焚！

（白）大人，這幅圖是從何得來？請你告訴我，我現在就要去找我的妻子！

高盛堂：（偷笑）這……嘛！

【唱】偶然得圖在畫坊，不知此畫來自何方，

我會派人去查訪！

崔俊臣：**【接唱】祈求蒼天佑紅妝。**

高盛堂：崔公子，我相信尊夫人吉人天相，一定會平安無事。你若有空，不如先寫出船上失物的清單，我會交給薛縣令處理！希望可以早日破案擒賊，讓你們夫妻團圓再會。

崔俊臣：多謝大人。

（▲燈暗。第三場結束）

第四場：試女

場 景：高府佛堂

出場人物：王淑英、高盛堂、高夫人。

（※開場時，王淑英尼姑裝扮上，膜拜觀音像）

淑 英：**【唱】**陰陽兩隔相思苦，忍辱偷生歎奈何，
只待血海深仇報，含笑隨君赴陰曹。

（白）大慈大悲的菩薩，請庇護義父早日擒拿水賊，為崔家枉死的亡魂報仇雪恨。

（虔誠膜拜誦經）

（△高盛堂、高夫人上）

高盛堂：夫人，最近我收留了一位落難的崔公子，他一見到芙蓉屏就激動萬分，我聽他的身世，好像就是咱們淑英孩兒她的夫君啊。

高夫人：老爺，那你還不趕快安排、讓他們夫妻團圓。你看，淑英每天都愁眉不展，我這個義母看得實在真不甘，淑英若是知道你已經找到她的姪婿，一定很高興，我趕快去告訴她！

高盛堂：夫人且慢！破鏡重圓雖然是一樁美事，但是淑英孩兒曾經被水賊劫走，若是崔俊臣因此而懷疑淑英的貞節，就算今日讓他們夫妻重逢，以後也未必能同心。所以老夫想要先試探他們的心意，若是他們都對對方情深意重，咱們就樂觀其成，讓他們團圓。

高夫人：若是崔俊臣他棄嫌淑英呢？

高盛堂：他若是棄嫌，就表示他沒有福氣、配不上淑英；到時候老夫就替淑英孩兒另選佳偶配婚。憑老夫我堂堂前朝御史的身分，難道沒辦法替自己的女兒找一個乘龍快婿嗎？

高夫人：老爺說得有理。

高盛堂：所以夫人，你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去試探女兒的心意。

高夫人：好好好，我知，我知！

高盛堂：那就請夫人見機行事，老夫先告退了！

高夫人：老爺放心，這件事就交給老身處理。

高盛堂：有勞夫人了！（下）

高夫人：嗯（咳嗽）。

淑 英：（原本虔誠祝禱，被驚醒）女兒拜見義母。

高夫人：免禮。

淑 英：謝義母。

高夫人：淑英啊，我不是說過，你既然已經來到高府、成為我家女兒，就應該留髮改裝，不要再做這出家人的打扮了！

淑 英：義母啊，

**【唱】看破世情劫後身，淑英已非塵世人，
今生落髮剪雲鬢，長明燈前伴觀音。**

高夫人：女兒啊，你這是何苦呢？

淑 英：**【唱】我對夫君情堅定，生死與共有誓盟，
伊人枉死遭不幸，我槁木死灰心如冰。**

高夫人：女兒啊，若是你的夫婿已經葬身在江中，你就更加應該替自己打算啊！

**【唱】你年方雙十貌如花，滿腹詩書好才華，
何必調直食古不化，（△條直【tiāu-tit】：憨厚）
應選佳婿另成家。**

淑 英：義母，我知道你是為我好，只是我心中早有打算，

**【唱】至今忍辱猶偷生，只為替夫雪冤情，
來日賊人若償命，我自盡與君會幽冥。**

高夫人：（慌張）唉唷，驚死人喔！你千萬毋通這樣啦！老爺，老爺，你快來
喔～

（△高盛堂上）

高盛堂：夫人何事驚惶？

高夫人：唉唷，淑英說她想要自殺去陪她的「亡～夫～～」啦！！（使眼色）

高盛堂：（領悟）喔！淑英孩兒，

淑 英：女兒拜見義父！

高盛堂：免禮。

淑 英：謝義父！

高盛堂：孩兒，你為何有輕生之意？

淑 英：啟稟義父，我與夫君曾經約定要生死相隨，他既然已經慘死在賊人之手，

孩兒又豈能貪生獨活？

高盛堂：孩兒，你說崔俊臣已死，可是親眼見到他的屍體？

淑英：未曾見屍！

高盛堂：既然未曾見屍，你又如何確定他已經死了？

淑英：賊頭說，他趁孩兒昏迷之時，已經將夫君與家僕全部殺死，屍體丟入江中餵魚，所以死不見屍！

高盛堂：喔？！這就奇怪了！

淑英：不知何事怪奇？

高盛堂：孩兒啊！

**【唱】我向衙門查訪有聽知【ti】，半年前有人喊冤也姓崔，
也是縣令要上任去，也遇水賊險險歸陰司；
你女婿若是已經死，這喊冤的人又是誰【suī】？**

淑英：（驚喜）啊！

【接唱】莫非蒼天有保庇，相公脫險平安歸！

高盛堂：我也不確定，不過那個喊冤的人，有交給官府一份失物的清單，為父已經借來在此，你可以拿去看看。（拿出清單）

淑英：（看清單，大喜）唉呀！

【唱】果然是相公他親筆寫，菩薩慈悲有靈聖（【líng-siànn】）

（白）義父，他人呢？

高盛堂：嗯～（故弄玄虛）

【唱】下落不明失蹤影（【iánn】），聽說還在蘇州城（【siánn】）。

（白）我已經派人前去找尋，應該很快就會有好消息！

淑英：多謝義父。

高夫人：淑英啊！既然你的女婿沒死，你可願留髮改裝，以待夫妻團圓？

淑英：（嬌羞）孩兒願意。

高氏夫妻：哈哈！這樣好，這樣就好。

（▲燈暗。第四場結束）

第五場：施壓

場 景：蘇州縣衙書房

出場人物：高盛堂、崔俊臣、薛子敬、張龍。

（▲開場時降中幕。崔俊臣與高盛堂上。）

崔俊臣：高大人，你說要替我調查賊人的行蹤，不知可有結果？

高盛堂：你先別著急，老夫暗中探聽，發現本地富商顧阿秀，本是船家、半年前忽然發財，可能與水賊有所牽連，但是老夫已經退隱，現在無職無權，難以介入官府的蒐查行動。二來，顧阿秀已經算是有頭有臉的地方人士，若無確實證據，官兵也不能隨便進入他家搜查。所以一定要想出一個萬全之策，千萬不能莽撞行事，以免打草驚蛇啊！

崔俊臣：大人，我怎能不著急啊？

**【唱】妻子下落全不知【ti】，我日夜掛念伊安危，
懇求大人發慈悲，儘早破案解救伊。**

高盛堂：**【唱】你的心情我了解，此事莽撞是做不來，
要查得確鑿罪證在，一舉成擒才應該。**

崔俊臣：大人，照你這樣說，我還要等多久，才能找到我的妻子呢？

高盛堂：這嗎？！老夫打算今日去拜訪薛縣令，你不妨與我一同前往……

崔俊臣：（衝動拒絕）大人，我半年前就去蘇州縣衙喊冤告狀了，薛子敬若是有心要辦案、早就辦了，絕對不會拖到今天！多謝大人你為崔某的事情奔走，但是薛子敬是一個昏官，我看不起他、也不想去拜託他、看他的臉色。既然大人已經給我賊人的線索，我的妻子我會自己想辦法去解救，在下告辭！（下）

高盛堂：（攔不住）唉呀！現在的年輕人怎麼這麼衝動，都不肯聽人把話說完啊？

（搖頭）他不去，我還是要去。來人啊！

（內白）：在。

高盛堂：備轎，準備前往縣衙。

（內白）：是。老爺要出門，備轎。

（高盛堂下）

（中幕升。薛子敬正在書房練字。張龍一旁磨墨服侍）

薛子敬：（向觀眾展示作品，字跡拙劣，但他卻洋洋自得）

【唱】子敬個性不服輸，認真練字要討好恩師。

我筆力萬鈞龍飛鳳舞，

張 龍：（暗自吐槽）**【接唱】親像師公在畫符。**

薛子敬：自從知道恩師喜愛書畫以後，我就回來苦練，今日寫的這幅字連我自己也覺得很滿意，就算張旭、懷素再世，也不可能寫得比我更好了，不如就將這幅字送給恩師，他一定會對我讚譽有加！

（幕後白）：高御史求見。

薛子敬：唉呀！說人人就到，恩師駕到，快請。

（幕後白）：是。

（高盛堂上）

薛子敬：恩師駕到，有失遠迎，請恩師恕罪。

高盛堂：免禮。

薛子敬：謝恩師。（催促）還不快奉茶。

張 龍：是。（奉茶）

薛子敬：（趕緊拿書法作品獻寶）恩師，這是我最近寫的字，請恩師過目指正。

高盛堂：（輕輕瞄一眼，微微皺眉又想笑）慢來！（表情嚴肅）子敬啊，你大禍臨頭了，還有心情寫字？！

薛子敬：（百思不解）大禍臨頭？恩師何出此言？

高盛堂：子敬啊！

【唱】有人上本要將你參，告你瀆職罪如山，

若是處理的不完滿，（搖頭嘆氣）

薛子敬：若是處理不好會怎樣啊？

高盛堂：（嘆）唉～

【唱】革職下獄難過此關！

薛子敬：（驚）啊！！恩師啊，

【唱】子敬我雖然不成材，做官不敢黑白來，

是誰人想要將我害？誣告我瀆職不應該。

高盛堂：（安撫）你是我的門生，我當然了解你的人品。這件事是這樣的，你聽我講來啊！

**【唱】郭大人現在執掌御史台，有人攔轎喊冤哭悲哀，
苦主慘遭水賊來謀害，錢財被搶家人被抓又被剖。
伊在蘇州報案都石沉大海，恨你失職太不該，
只好去到京城地界，要告你將公道討回來。**

薛子敬：（努力回想）水賊打劫？沒有啊！恩師，我對這件案子並沒有印象啊。

高盛堂：人說無風不起浪，你再仔細想想，真的沒有嗎？

薛子敬：真的沒有啊！恩師你若不相信，可以問他！這個張龍就是負責在縣衙門口受理案件的。（問衙役）張龍我問你，半年前有人被水賊打劫而來喊冤嗎？

張 龍：有喔！大人，我記得半年前確實有一個人，說他是一個縣令老爺，因為被水賊打劫，所以前來報案喊冤。

薛子敬：（驚）啊？！真的有？！

【唱】罵聲張龍死奴才，沒來報告太不該！

張 龍：大人啊，

【接唱】我有報告來交代，是你自己來忘懷。

薛子敬：胡言亂語，若是真的有來報案，我怎麼可能忘記？！

張 龍：大人啊，那當時你說那個人啊～

【唱】無錢無勢無後台，連水賊的名字都說不出來，

也無文件證明伊自己是什麼代，

叫阮不必認真案內這款窮秀才。（△案內：服務）

薛子敬：你這個死奴才，竟然敢黑白亂講，破壞我的名聲！

張 龍：大人啊，我絕對沒有亂講，你那時交代的話，我們這幫顧門的兄弟大家都有聽到，大人若不相信，可以傳他們來作證……

薛子敬：（惱羞成怒）住口，別再說了……你給我出去，馬上出去……別在這裡卸世卸眾【sià-si- sià-tsing】（丟人現眼）……

張 龍：（落荒而逃）是是是。（張龍下）

高盛堂：（語重心長）子敬，你當時看輕人家，不認真替人審理案件；你看，現在人家已經找到靠山要替他出頭了。代誌是真害喔～

**【唱】此事若送到御史台，大羅天仙也難解排，
你做官失職事實在，前程恐怕會烏有化塵埃。**

薛子敬：唉呀！

【唱】一向做官很囂俳【hiau-pai】（囂張），誰知晴天霹靂來！

恩師貴手請高抬，替我解圍避禍災。

（跪下）恩師救我，我知錯了！請恩師一定要救我。

高盛堂：（扶起）起來起來，你是我的門生，你若是真的出事，連我也顏面無光。

幸好這位郭御史是我的至交，他也知道你是我的門生，所以先暫時將此案壓下，再派人向我通風報信。為師以為，這個告你的人就是因為你沒有好好處理他的案件，所以對你心懷不滿；你若是可以盡早捉拿水賊歸案，找回他失落的財產和親人，給他一個交代，郭御史也會看在為師的面子上，去勸那個人莫再追究，這樣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豈不是兩全之策嗎？！

薛子敬：多謝恩師，多謝恩師，門生一定盡全力追查水賊下落。

高盛堂：（微笑點頭）嗯！

薛子敬：（詳加思考）唉？不對啊，

高盛堂：什麼事不對？

薛子敬：恩師啊！

【唱】如何捉賊我沒主意，水賊資料全不知【ti】：

此事沒辦好穩註死，我如坐針氈汗淋漓。

高盛堂：這嘛～關於水賊，為師倒是查到了一些線索，你附耳過來。

薛子敬：是，（附耳聽）唉呀，主動出擊，讓賊人自亂陣腳、露出破綻，真是太妙了！

【唱】感謝恩師好計智，指點迷途現生機。

依計行事緊辦理，

高盛堂：**【接唱】破案立功待有期。**

薛子敬：多謝恩師。

高盛堂：（施壓計策得逞，十分得意）哈哈。

（▲燈暗。第五場結束）

第六場：巧計

場 景：顧家廳堂

出場人物：顧阿秀、崔俊臣、眾水賊、薛子敬、眾衙役。

（▲開場時中幕降。崔俊臣黏鬍子改扮中年道士上）

崔俊臣：在下崔俊臣，聽高大人說本地富商顧阿秀可能與水賊有所牽連，所以我前來顧家附近查訪，為了怕被水賊認出，所以打扮成道士模樣。若是淑英真的被水賊抓到這裡，那我就有機會見到她、然後再想辦法救她出來。（在附近來回張望後下台）

（△中幕升。顧阿秀開心喝酒，把玩從崔家搶來的各種骨董、首飾）

顧阿秀【唱】：時來運轉真亨通，變成好額富家翁。（△好額【hó-giáh】：有錢）

現在人人都叫我「顧董」，只恨美人逃走無影蹤。

（白）我顧阿秀本是船家兼水賊，自從今年年初作了一場大買賣，現在已經買厝買地、還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要來積極改變形象，我年底還打算要出來選民意代表，若是選上了，以後就可以高枕無憂、連官府都不怕囉。嘿
嘿嘿……

（眾水賊慌忙著急上）

眾水賊：大哥啊！糟了啦～糟了啦～

顧阿秀：咳咳（清喉嚨）我不是吩咐過，我們現在的身分地位已經不同了，說話走路都要有氣質有派頭，我是「顧董」，你三個就是我的副總、副理和機要秘書，怎麼可以莽莽撞撞、大呼小叫，一點體統都沒有。

眾水賊：是是是。（趕緊立正站好）

水賊甲：報告董仔，最近咱們家附近，好像有一群官差，不分日夜在監視我們耶！

顧阿秀：啊？！這怎有可能！

水賊乙：董仔，會不會是船上的那件事焮空（【piak-khang】：東窗事發）啊？當初那個女人逃走的時候，我一直就煩惱會不會出問題……

顧阿秀：這哪有可能？！那件事都已經過去那麼久了，要焮空早就焮空啊！而且

當時咱們將船停在那麼偏僻的地方，一個女人怎麼可能自己離開那裏。
她一定是想逃走的時候跌落水底淹死了！她要是還活著，早就報官來捉
我們，哪有可能等到現在？

眾水賊：喔，有道理、有道理。

水賊丙：董仔，那還會是什麼原因？

顧阿秀：（凶狠）莫非是你們不小心走漏風聲？

眾水賊：（怕）沒有沒有沒有，我們絕對沒有說出去。

顧阿秀：要不然，官差為什麼會出現在這附近？

（眾水賊討論）

水賊甲：啊～董仔，會不會是我們逃漏稅的事情，被國稅局發現啊？

顧阿秀：蛤？

水賊丙：啊～會不會是我們在碼頭收保護費的事情，被人檢舉啊？

顧阿秀：唉呀！真厭氣啦！

【唱】今日檢舉明日查稅，好額人怎會這麼衰？

還是做水賊卡好過，要剗要搶都隨在我一個。

水賊乙：（想）啊唷！董仔，我想到了，

【唱】敢是你今年犯太歲？

眾水賊（你看我、我看你）：咦～～有可能喔！

顧阿秀：犯太歲？！那要怎麼處理？

水賊甲：我知，我知，若是遇到這種情形，

【唱】專業人士就緊來找！

顧阿秀：專業人士？

水賊甲：對啊，

【唱】收驚祭改做乎好勢，和尚師公要多交陪。（△師公：道士）

顧阿秀：**【唱】厲害的法師要哪裡找？**

眾水賊（四處張望）：要去哪裡找……要去哪裡找……

（崔俊臣上。在崔家附近張望）

水賊乙：（看到一個道士，興奮）啊～～董仔，

【唱】現在門口就有一個。

顧阿秀：還不趕快把他帶進來。

眾水賊：是！

（△眾水賊七手八腳把崔俊臣帶進門。崔俊臣不明狀況下被帶入，見到顧阿秀，確認是當日兇手，情緒複雜，夾雜驚訝、憤怒、又擔心自己被認出的緊張，最後勉強自己鎮定應對）

崔俊臣：無量壽佛！不知各位施主強拉貧道到此，有何指教？

顧阿秀：道長，歹勢，我這些兄弟都是粗魯人，若是冒犯到道長，請你不要見怪。

今日請你來，實在是有事想要請教。

崔俊臣：（發現沒被認出，鬆了一口氣）無量壽佛，出家人慈悲為懷。不知施主想要問什麼？

顧阿秀：不知道長如何稱呼？在哪一間廟觀修行？

崔俊臣：無量壽佛，

【唱】貧道法號凌雲子，自幼修行在玄真祠【sù】，

伏魔收妖通法術，道承正宗張天師。

顧阿秀：原來是凌雲子道長。老實說，我最近運勢不太好，你可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唱】可是衰尾犯小人，觸犯太歲卡到陰，

或是言行不謹慎，才會厄運來纏身。

崔俊臣：喔？（故弄玄虛）施主，你我素不相識，你難道不怕貧道是一個江湖騙子，會趁人之危用花言巧語來騙你的錢嗎？

顧阿秀：這……（心思被說中、有點不好意思）

崔俊臣：俗語說：「欲問吉凶，先看面相」，不如貧道先替你看面相，你若是覺得貧道說得有準，那我再繼續替你斷言吉凶，不知你意下如何？

顧阿秀：好好好，道長請講……

崔俊臣：嗯！（作勢觀面相）看施主你的面相，必定是～

【唱】個性陰沉又驍勇，本在江湖作營生，

忽得橫財真僥倖，一夜致富家運興。

（白）不知貧道說的對否？

眾水賊：哇！有準有準！董仔，這個道長實在有夠勢【gāu】，說得有夠準。

顧阿秀：唉呀，道長真是道術高深，那就請道長指點，為什麼我最近的運勢這麼差啊？

崔俊臣：這嘛！

【唱】凡事論果要先講因，天理昭彰不由人，
你印堂發黑晦氣滿面【bīn】，只因冤親債主來纏身。

顧阿秀：啊？冤親債主？

崔俊臣：正是！若是由施主你的面相和氣色看來，應該是，

【唱】為得橫財曾欺心，造下惡業種禍根，
若是處理得不夠趕緊，冤鬼討命你必歸陰。

眾水賊：啊～唷～，（面面相覷，害怕）這～麼～恐～怖～？

崔俊臣：（合掌）無量壽佛！施主，禍福無門，善惡有報，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

顧阿秀：道長仙術高深，不知可有什麼破解的方法？

崔俊臣：施主，世間萬事都是因果相連，過去發生的事如果沒有好好處理，最後必定會影響到自己。

顧阿秀：請道長指點。

崔俊臣：這嘛……（含笑不語，欲擒故縱）

顧阿秀：（連忙拿出兩錠白銀）道長，這是一點心意。

崔俊臣：嗯……（含笑收下）既然施主這麼有誠意，貧道就替你勘查，找找是否有逢凶化吉的辦法。

顧阿秀：多謝道長，多謝道長。

崔俊臣：（在廳堂裡繞了一圈，試圖尋找淑英蹤影）施主，這屋內可有女眷？

顧阿秀：沒有啊！

崔俊臣：真的沒有？

顧阿秀：真的沒有啊！

崔俊臣：貧道做法之時，絕對不能有女眷在屋內、以免沖煞鬼神，所以若有女眷在此，你千萬不能隱瞞，一定要叫她們先到屋外迴避！

顧阿秀：這間屋子就只有住我們兄弟四人而已，絕對沒有女人在屋內。

崔俊臣：喔！（失望）既是如此，貧道就開始做法，你們都退避一旁，不可喧嘩。

眾水賊：是是是。（靠邊站）

崔俊臣：嗯！（故弄玄虛，念經文踩七星步假裝作法）

顧阿秀：道長，如何啊？

崔俊臣：（瞪）施主啊，大事不妙了！此屋之內竟是鬼影重重、煞氣逼人啊，

**【唱】這厝內必有不義之財，財源暗藏血光之災，
必是有人無辜被害，陰魂不散要向你討命來。**

（白）不知貧道有沒有說錯？

眾水賊：（面面相覷）沒錯！沒錯！有夠準，這位道長真是一個活神仙啊。

顧阿秀：道長，不知是否有辦法可以化解？

崔俊臣：這屋裡所藏的物件都是沾染到亡魂怨氣的不祥之物，你要先告訴我物件
藏在哪裡，貧道才能作法驅邪。

顧阿秀：道長，這張桌子底下就是一個地窖，物件都藏在那裏。

崔俊臣：既是如此，待貧道施法驅邪！（假裝作法）唉呀！！（佯裝大驚）施主，
為何將仇人的神主牌埋在此地啊？！

眾水賊：（大驚）神主牌？！沒有！沒有啊！

崔俊臣：（掐指一算）怎麼沒有？死者的姓名、生辰、籍貫、官職……都寫在
上面，分明就是一個死者的神主牌？

顧阿秀：（恍然大悟）喔！道長，我想起來了，地窖裡面確實是有一張紙、上面
有寫一大堆字，還蓋了一個很大的紅印。我們都不識字，不知道那是什
麼，但是那張紙應該不是神主牌啦！

崔俊臣：沒錯！就是這個東西在作怪，（掐指一算）這個死者是一個年輕的讀書
人對不對？

眾水賊：（點頭如搗蒜）對對對！

崔俊臣：這個死者他啊，

**【唱】苦讀十年取功名，還袂赴作官就命喪他鄉，（△袂赴：來不及）
伊怨氣沖天心難平，陰魂不散恁就難安寧。（△恁【lín】：你們）
伊魂魄附在那張紙上，要找恁報仇將恁傷，
你運勢不好是正常，恐驚恁很快就赴幽冥。**

顧阿秀：什麼？！那我趕快把那張紙拿出來燒掉！

崔俊臣：（嚇到，馬上阻止）唉呀！萬萬不可！現在鬼魂附在這張紙上還比較好處理；若是你將這張紙燒掉，猛鬼無處容身、只好直接現身找你們討命，你們就會馬上七孔流血、暴斃身亡！

眾水賊：（大驚）那要怎麼辦？請道長救命啊！

顧阿秀：請道長大發慈悲，指點我們一條明路！

崔俊臣：唉！人說「請神容易送神難」，若是要將冤鬼請走、更加是難如登天啊！

顧阿秀：（趕緊拿出一箱珠寶）道長，請你念在我們一片誠心，大慈大悲，救救我們吧！

崔俊臣：（收下自己被搶的珠寶，內心暗恨，表面繼續微笑）既然施主這麼有誠意，那貧道就將這張紙牌位帶回去施法驅邪。

顧阿秀：道長，不能直接在此作法嗎？

崔俊臣：這個冤鬼怨氣沖天，作法之時若是稍有不慎，這屋裡所有的人和貧道都會被他所害；現在只有一個萬全之計，就是我將紙牌位帶回玄真祠中，由我師兄弟七人備齊法器，施法三天三夜，方能讓這個惡鬼魂飛魄散，永遠不能再害人。

顧阿秀：那我們呢？

崔俊臣：你們放心，只要將這張紙牌位施法銷毀，你們就能脫離冤鬼糾纏，從此以後萬事順利！

顧阿秀：多謝道長，多謝道長！（下令）還不趕快拿出來。

（水賊乙從桌下的地窖拿出一個裝有敕牒文書的小木盒）

顧阿秀：（將木盒交給崔俊臣）道長，你說的就是這個吧？

崔俊臣：（打開木盒檢查，看到敕牒滿心欣喜）沒錯，就是這張！各位施主，這個紙牌位的煞氣很重，你們千萬不要靠它太近，以免傷到元神；（眾水賊趕緊倒退三步）事不宜遲，貧道現在就先施法將惡鬼封印在這個木盒之中，再將它帶回去驅邪銷毀。（假裝對木盒施法）無量壽佛！現在鬼魂已經被我鎖在這個盒子裡，以後就不能再害你們了。

眾水賊：（歡天喜地）多謝道長，多謝道長。

崔俊臣：貧道告辭！（帶著敕牒及珠寶下）

眾水賊：恭送道長！

顧阿秀：哈哈！我們的運氣實在太好了，竟然可以遇到一位法力這麼高深的師父，這件事情若是處理好，以後我們就能高枕無憂了！

眾水賊：哈哈！

顧阿秀：兄弟啊，還不快去取酒菜來，今天我們一定要好好慶祝一下！

眾水賊：好！（端酒菜上）乎乾啦～

（眾水賊盡情吃喝，醉醺醺。）

**【幕後合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俊臣查出重要情資；
高公通報蘇州官府，出動官兵掃蕩賊窟。**

（△薛子敬親自領眾官差上。）

薛子敬：來人啊，給我詳細搜！

眾官差：遵命。

【幕後合唱】惡徒猶在醉夢中，大禍臨頭不知情，

（官差搜索桌下的地窖，起出一箱箱贓物）

（薛子敬拿出淑英畫的顧阿秀畫像和崔俊臣提供的失物清單與現場起出贓物作比對無誤）

薛子敬**【唱】**：人賊俱在罪證分明，

（白）來人啊！

眾官差：在。

薛子敬**【唱】**：捉拿惡徒明正典刑。

眾官差：遵命。（將眾水賊逮捕）

眾水賊：（爛醉中被官兵驚醒捉拿）不是已經改運啊？哪會按呢？！

（▲燈暗。第六場結束）

第七場：團圓

場 景：高府大廳

出場人物：高盛堂、崔俊臣、高夫人、王淑英、高府婢女。

(▲開場時高府大廳張燈結綵，婢女紛紛送上酒菜)

(△高盛堂領崔俊臣上。崔俊臣身穿縣令官服卻滿面愁容)

【幕後合唱】：擒賊剿匪功有成，惡有惡報天理分明，

高盛堂**【唱】**：今日設宴計策定，待我試探他真情。

【幕後合唱】：俊臣上任已復官【kuan】，無奈終日展愁顏，

崔俊臣**【唱】**：勞燕分飛人失散，何時破鏡能重圓【uân】？

高盛堂：崔大人，你已經取回家產和證明文書，也順利前往永嘉上任了，這都是天大的喜事，為何你還是愁眉不展呢？

崔俊臣：下官遭遇橫禍、受盡苦楚，今日能夠報仇雪恨、官復原職，都要感謝高大人的再造之恩，所以特來答謝，只是，(嘆)唉……

【唱】大人為我心力盡，永世難報你深恩，

只因妻子杳無音信，生死未卜我難寬心。

(白)賊人雖已伏法，但是我的妻子卻依然下落不明，本來我應該留在蘇州繼續找尋她的蹤影，但是朝廷要我即時赴任，皇命難違，我也只好先到永嘉上任。現在我已在蘇州各地貼出尋人榜文，希望她看到之後，可以盡快出現與我相認。

高盛堂：崔大人，你對尊夫人情深義重，只是尊夫人她……

【唱】失蹤半年未露面【biān】，可能魂斷已歸天【thian】，

你癡情等待也枉然，不如擇偶另結緣。

崔俊臣：大人，

【唱】淑英是我結髮妻【tshi】，真心相愛情不移，

偕老誓盟猶在耳，怎能背義另結紅絲？

高盛堂：**【唱】聽說尊夫人是才女【li】，精通詩書與琴棋，**

婦德婦容無處比，貌美如花世間稀。

崔俊臣：正是。

高盛堂：既是如此，老夫就有幾句不中聽的話要勸你了，尊夫人伊啊，

【唱】 深陷賊窟時日久【kiú】，賊人怎會放伊干休，

伊若未能貞潔守，你為官體面也蒙羞。

崔俊臣：大人啊，

【唱】 是我害伊陷危機，怎能因此怪罪伊，

無論發生啥代誌，不離不棄永相隨。

高盛堂：喔？崔大人真是一個重情重義的君子，既然如此，

【唱】 老夫也有一女兒，才高美貌好姿儀，

堪配君子你若願意，結為秦晉吾為媒。

崔俊臣：（強忍怒氣）大人，你別再開玩笑了！

高盛堂：哈哈，

【唱】 小女才貌天下無雙【song】，你重作新郎有何妨？

崔俊臣：**【接唱】** 糟糠之妻我不敢忘，此生不再另娶妻房！

崔俊臣：高大人，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會盡全力找尋妻子的下落，就算這輩子都找不到，我也甘願孤寡一身，絕對不會再另娶他人！高大人的千金我無緣高攀，請大人見諒。下官告辭！（拂袖欲離去）

高盛堂：慢且！我要讓你看一項物件！

崔俊臣：什麼物件？

高盛堂：這嘛～（婢女送出畫軸）

【唱】 小女親筆畫嫁妝【tsong】，丹青妙筆世難逢，

千金難買無價寶，只願送與有情郎。

崔俊臣：大人，我已經說過，就算令千金是天仙轉世，我也無福高攀，更加不可能接受小姐的嫁妝，大人何必一再消遣崔某？

高盛堂：（打開畫軸）你別著急，先看過再做決定。

崔俊臣：（驚）啊？！芙蓉屏？（喜）這是芙蓉屏啊！咦？後面又有一首新的詩！

（讀詩）「芙蓉本似美人妝，誰憐飄零在路旁，只因情深意難忘，畫屏再現墨痕香」，這是淑英的筆跡啊！淑英？淑英？大人，我的妻子在哪裡啊？

王淑英（幕後白）：相公，我在這裡。

崔俊臣：（東張西望，驚喜）娘子？娘子？你在哪裡？

（△高夫人與王淑英同上）

王淑英【唱】：芙蓉本似美人妝，誰憐飄零在路旁，

崔俊臣【接唱】：只因情深意難忘，

【兩人合唱】：畫屏再現墨痕香。

高盛堂：崔大人，你們夫妻受盡苦難卻仍然對對方情意深重，令老夫十分感動。

尊夫人貞淑賢良，與我的夫人非常投緣，已經被老夫收為義女；老夫方才說要將小女許配與你，就是想要代替菩薩，成全你們夫妻再結今生緣。你若願意，今日老夫就將尊夫人與芙蓉屏一同完璧歸還，不知你意下如何啊？

崔俊臣：大人恩德，崔某感激不盡。（與淑英拜謝高公夫妻）

【崔氏夫妻合唱】：今日團圓宛如夢，再續前緣拜高堂，

雲天高義不敢忘，

【高公夫妻合唱】：（扶起崔氏夫妻）兩家情誼永流芳。

崔俊臣【唱】：歷經劫難天作弄，為官之道記心房，

痼瘕在抱責任重【tiōng】，愛民如子才應當。

【幕後合唱】天妒佳偶嘆浮生，夫妻離散各飄零，

受盡風霜心堅定，傳世奇緣芙蓉屏。

（▲燈暗。全劇終）